

散文

远方不在母亲的词典里

仇土鹏

母亲在很小的时候右腿因病落下了残疾,走路来一瘸一拐。很多年来,她都是待在家里,晒晒太阳,养养精神,做做家务,就把一天打发过去。她会念叨很多东西,家里的、小区的、学校的、菜市场的……但她很少念叨任何关于远方的事情,仿佛世界的尽头,就是一辆自行车能够抵达的终点——那时候,旅行作为一项带有奢侈色彩的消费,并不在我们家的支出范畴中。除非,是聊到亲朋好友,谁去了江南园林,谁去了桂林山水,但也只是一提而过。

她的平静与淡然让我到现在都在怀疑,她是真的不想出门旅行,觉得那很麻烦,抑或不想额外增加不必要的开销,还是无奈妥协后的释然?可是,一个几十年来被困在锅碗瓢盆中间,并且失去了走向远方能力的人,又怎会对远方无动于衷?

印象中,我曾在家里一本落满灰尘的相簿里找到一张照片。年少时的母亲依偎在外公身边,脸上满是笑容,在她的身后,是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但母亲坚称自己没出去过,“我这腿也走不动啊”。我拿出照片后,她才回想起来。“哦呦——那是你外公的朋友带着我们去的,我也就去过这么一次,那时候我多小啊,我自己都忘了。”在家待的时间太久,母亲的记忆也生锈了。

但前些天我问起父亲,他矢口否认,说母亲和他结婚后,几十年来,去过最远的地方也就是省会,还是他们带着大哥看病去的。“她没有去过什么地方。”父亲坚称。我忍不住怀疑,我是真的在某个犄角旮旯看到了这张照片,还是某一个晚上的梦过于真实,偷偷篡改了记忆?

至少,我能确定的是,在内心深处,我希望母亲能多出去走走,走到那些让人一听名字就会“哇”地惊叹出来的地方,好好看一看。

可惜,那条腿,让母亲长久以来都要拄着拐杖或者扶着墙才能行走。只在我小的时候,母亲身体撑得住的话,会到小区里溜达。累了,就在树下站一站,呼吸被树叶层层过滤后新鲜的空气,感受细碎的光斑在身体上活泼地跳动。风吹起来了,叶子轻轻摇晃,一只修长的野猫轻巧地从树上爬下来,发出慵懒的叫声。这一切都让她心情愉悦。碰见熟人了,就聊上几句,然后慢慢地踱回家。

从我记事起,母亲去过最远的地方是30公里之外的老家。那似乎也是唯一一次,母亲和我们一起回老家过春节。一路上,母亲都靠着公交车的车窗,望向窗外,烟波浩渺的江河、绿意盎然的树林、牧童放歌的田野。一向晕车的母亲,那次却分外精神。

在老家的庄子里,母亲喜欢坐在门口,看啄食的鸡鸭和嘟囔的猪,看水塘里只露尖尖角的老牛,看鹅群和羊群慢悠悠地走过田野,看轻柔的霞光与暮色轻轻地栖息在草地上,脸上露出安宁祥和的笑容。记得母亲曾说过,远方就是因为不能抵达才有意义,所有的美景都是因为向往而吸引着人们的奔赴。向往是一种收获,遐想也是一种拥有。坐在门口的母亲,或许已经在遐想中拥有了远超庄子占地面积的田园风光。

自始至终,我都不知道在母亲的心里,远方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滋味,但在我心里,那是我对母亲的一块遗憾。尤其是当我终于有能力带她去旅行的时候,她已然离开。

也许,身处另一个世界的母亲,能够看到更多的风景。一些风轻云淡的梦里,我偶尔能看见母亲温和地笑着,在每一处她本应拥有的美好景色里。

(作者来自江苏石油)

诗 歌

深秋,我看见了青草
(外一首)

尹顺国

我看见它在阳光下闪耀
看见它在秋风中飘摇
看见它压在雪下
不见了

我有个想象,也是现实
更是真理
青草也有春天,也有
属于它自己的春天

在万物衰败的季节
在世界萧条的日子里
我看见了

独居者

灯光接过夕阳丢下的暮色
开始夜晚的旅行
它站在黑暗的一角
不陪阳光一起缓慢走动
它只看着走动的影子

从白天到黑夜一直读书的人
必须有光,她始终依靠光
当他放下书,闭上眼睛时
他似乎不需要光了

但他有了光,像灯光
接过夕阳遗落的晚霞
他仿佛斑斓了起来
这是他一天,甚至一生想要的结果
(作者来自河南石油)

我有一片滩涂(一)

邹会莉

暴风雨让滩涂成为一片汪洋,浑浊的雨水与海水交织融合,淹没了大地。蒿草灌木、铁塔基座和通往井场道路两侧的栏杆,只显露出一条细长的红色线条。每当油井线路出现故障时,我和我的同事——胜利油田滨海配电站维站的员工会蹭着没过大腿的积水,向一半泡在水里的井座进发。

油井如同孤岛漂浮在水面,遥不可及。探路棒摸索着水路下的障碍,踉跄着向前,鞋里满满雨水和沙子,每一步“噗噗”作响,如走在布满砾石的沙地上。所有人互相搀扶着,穿过密集的风雨,走向在“海”中央的油井。

大海退潮形成的滩涂是如此神秘而辽阔,我无数次地行进其中,如探险家般去探寻隐匿的宝藏。

海滩呈现潮水退去的波纹痕迹,刀斧刻

海还是那片海,时而激越,时而柔情。黄河赶到入海口时,渐渐变得清浅。海湾之内,滩涂、河汊、湿地和簇簇耐盐碱的蓬草众多,一座座油井在这里林立,我所深爱的人和事就藏在这片滩涂的深处。

滩涂上的故事如日月星辰,素朴平凡,却让人动容。

——题记

滩涂记

凿殷清晰触目,像一条条鱼儿的廓形,圆鼓鼓的身体灵动地游弋在海滩,朝着大海归去的方向。日复一日地潮汐轮回,耳畔回荡着潮水的回响,淤泥从趾缝滑溜地挤出,会携带着黄土高原的印记吗?

滩涂上不缺的就是水生浮游动物,黑色泥沙四周冒出一圈圈泡泡,用铲子深挖总会收获连连惊喜。戴着深色围巾、穿着胶鞋的拾螺妇女,拥有着海风般爽朗的性格。她们是这片海域密不可分的组成,彼此眷恋,彼此容纳。

离海较远的沙地,渐渐演变为成片荒

滩,碱蓬和苇子慢慢掌管了那里,而大大小小的水泡子则成为鲢鱼、鲫鱼寄居的场所。不知何时,排列整齐、密布分布的光伏电板成为荒滩主角,像向日葵般高扬着头,追寻着光的方向,吸纳着阳光。

我和同事检查调试线路,让绿色电能奔驰在四通八达的电网通道。太阳能板下有波光粼粼的水泡子,鱼儿在自由潜游。

弯曲的采油道路,通往一座废弃的海陆采油平台。那里曾经历过风暴潮的无情肆虐,荒废的道路像是沉默的祭奠。看着此刻平静的大海,我却难以自持。大海接纳世间

凌云记

的念头,专心把眼前的事做好,无论哪行哪业都在为国家作贡献。

已攀至铁塔中段位置,袁鹏飞的腿不由得抖动起来,胳膊酸麻。隐蔽在安全帽下的汗水如透明的珠帘滴答作响,脸被日头晒得通红,后背衣服大片濡湿,动作也艰涩迟滞起来。

小时候,同是石油工人的父亲常带着他在荒野里穿行。磕头机、井架、油管在他眼里是工业时代的特有象征,汩汩油流在大地上驰骋奔腾。那时的他,喜欢汤姆·克鲁斯的电影《壮志凌云》,在云间自由翱翔,令他心生无限憧憬。

梦想和现实总有难以弥合的鸿沟,高考后他遵从父母意见选择电学专业。毕业后成为野外施工的石油电力工人,他的目光触

摸着条条闪耀的银线,在黄蓝交汇的入海口,风一次次吹向着他。

当他真正从内心接受石油电力工人这个职业时,远方也在此刻有了具体意象。无数个寒夜他和同事们奔波在大地上,有查找故障时的齐心协力,有疲惫不堪时的相互鼓励,有痛苦惆怅时的甜美笑容。生活赐予的蜜糖,原来竟是如此丰富饱满。凝望着巍巍铁塔耸立在滩涂,条条银线穿越瑰丽星空,他的心中荡漾着宁静而坚定的力量。天空飘飞的雪花是六角形的,堆积在头顶像棵移动的雪松,他觉得那是给自己的礼物。

师傅在前方大喊:手抓牢,身体稳。他深深地吸口气,按捺下焦灼和酸痛一鼓作气。忽地,不远处一只东方白鹳在身畔盘旋。东方白鹳双腿笔直地用力向后蹬着,翅

许多的风风雨雨,荡涤了一切,也吞没着一切。

滚滚黄河向东流,携泥裹沙入大海,造就了这片水草丰美、环境优良的大滩涂,造就了这片无数珍禽异鸟、鱼鳖虾蟹繁衍栖息的乐园,金雕、白枕鹤、丹顶鹤等珍贵鸟类都在这里留下过倩影。黄河是大自然对湿地的恩赐,入海口就像是躺在黄河母亲臂弯里的一个幸福的孩子。

我久久地凝视着滩涂,无法转移自己的目光。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自然以馈赠者的角色,无私地奉献着林木、绿水、鸟类,以及美妙绝伦一眼万年的美景。我们发掘着、记录着,让更多的人喜欢这里。

阵阵久违的海腥味扑面而来,我贪婪地嗅着。



膀平展地滑翔着,变换着姿态在天空盘旋。

在白鹳的鼓舞催促下,袁鹏飞终于登顶。站在铁塔顶部,离天空那么近,棉花糖般的云朵伸手就能撕扯几缕。阳光一览无余地照着他,把体内的水分透过皮肤蒸腾出来,红衣服湿了又干,泛出层层叠叠的白碱花。

维修任务终于结束,他们坐在横担上简单休憩。

此刻,碧透的天空,裸露的大地,远处的大海,如此安静,又如此热烈。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会的小楼上,中国石化的企业文化也被他带到了乡村建设中,许多石化标语随处可见。

临近下班点,我也接到同事的电话,拍摄结束了,打道回府。我匆忙对他说:“你准备下班吧,我先回单位了,晚上要加班写稿。”

我朝着车辆的方向跑去,他站在原地,仍在朝我张望。

我挥挥手,他也挥挥手。

人生中时常会有这样的际遇,只能在过程中相逢,偶然相聚,短暂分离,很快便不见了踪影。

那个下午有风吹过。寒风中,人散去,我踏上归途。夜色袭来,坐在车内,暖风开始温暖了周身。三天后,他发来微信,告诉我已递交了退出现职的申请。后来,便是微信里只言片语的聊天,彼时,他已在青岛的海边,吹着海风,远处是大海蓝天。

人海茫茫,彼此的缘分也许就这么长。说一声珍重,一瞬间,便是一次相遇和永远的分离。

(作者来自齐鲁石化)

朝阳随笔

